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海上塵天影  
第二十七回 酒地花天群芳聚會 珠圍翠繞名士風流

眾人見幼青的琴取來，就七手八腳的同他放好，就請伯琴同他對坐了。和正了弦，韻蘭要他合彈平沙落雁。二人果然彈了一曲。韻蘭細聽，悠然神會，與瑟裡的微有不同。湘君又要他彈了一套南薰曲。原來幼青的工夫，尚不及伯琴。那幼青的琴也是一位女校書汪月梧教的，聽伯琴的手法聲音都好，就請他得閒到綠芭蕉館來玩，橫豎就在韻香館後面。知三笑道：「可惜你是清官人，他是歡喜渾官人呢。」幼青把知三啐了一口，蘭生便與幼青、韻蘭格外的親近，燕卿、素雯道：「喝酒罷，我們可好行令了？」於是吩咐先把兩張琴收好。眾人大家歸坐，伯琴便要行令。佩纜道：「大家喝了一杯再說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佩纜妹妹，我酒量是有限的，你要為我替喝呢。」佩纜答應了，又笑道：「姑娘真個叫起我妹妹來了，可是金剛掃地。」韻蘭笑道：「我已慣了竟忘了情。」珊寶向佩纜笑道：「如何？」仲蔚道：「快取令具出來罷。」於是佩纜把一個小盒取出，開了蓋，傾出四枚指粗的象牙骰來，給眾人看，說道：「這個令本來是用西廂的，因我們姑娘看見《續紅樓夢》上有這副令，就把它改了。」眾人看時，有三枚，正刻的字，每枚一面兩個字。一枚是「美人公子醜婦老僧屠沽乞兒」，那枚是「閨中章台門前方丈市上破廁」十二個字，小香又看那一枚，是「刺繡走馬賣俏參禪揮拳酣眠」，正文是：美人閨中刺繡；老僧方丈參禪；公予章台走馬；屠沽市上揮拳；醜婦門前賣俏；乞兒破廁酣眠。

又有一枚是斜刻的字，乃「吟詩猜謎笑話拇戰飛觴唱曲」十二字。眾人笑道：「這個到有趣。」月仙道：「這是酒底呢，酒面就是這六句。擲了大家公評，該一杯兩杯三杯的。如做詩做得好，大家公喝，不好，自己喝。猜謎通猜著了，自己喝，倘猜不著，就叫猜不著的喝。惟飛觴尚為容易，拇戰若遇了素雯姊姊，真是難了。」眾人道：「佩纜，你可做令官？先行起令來罷。」文玉點頭，便命人取了一個骰盆，又一套瑪瑙雞缸杯來，又叫金姐立在旁邊伺候斟酒。佩纜便先喝了令杯，把四枚骰向盆裡一擲，說：「謎底我來做詩。」看時，是醜婦方丈參禪，謎底是飛觴，幼青笑道：「你這個醜婦到方丈裡頭參起禪來，大約嫌這個臉子沒人歡喜，所以要懺懺來生，修了美人樣兒，嫁個好孤老呢。」佩纜笑道：「你編派我什麼？」把手呵了一口氣，要去咯吱。幼青便格格的笑起來，說道：「哎呀，佩姐姐饒了罷！」碧霄道：「你們初起便這麼胡鬧，以後怎麼行？」佩纜就縮了手。素雯笑道：「我們要定個罰酒章程，以免席中不遵令官號令，或強辯是非，交頭接耳，或遲延推諉，傳遞搶替。」韻蘭道：「好極！」佩纜請文玉差人另取一大杯來，斟滿了酒，也自己飲了，說道：「我令官先飲，以後席中如有犯了素雯姑娘所定酒律者，先飲此杯，不服飲者加一杯，再不服飲再加一杯。令官不公，也照此例。現在我是令官，我自己擲的不能自定，請合席公斷，醜婦方丈參禪，是何意思？」大家道：「醜婦還肯到方丈參禪，總算是要好的了。」介侯笑道：「恐怕沒人要他，他去想和尚去了。」說得眾人笑了。碧霄、珊寶笑道：「本來可以不罰，但給介侯一說，似乎事有可疑，令官要從嚴些，飲一小杯罷。橫豎是飛觴的，這飛的字要席上人點的，就從本身順排下去，不用將坐的位次排，飛著誰，酒就誰喝，交令給下家。」韻蘭、秀蘭笑道：「也好。」便命金姐斟酒。湘君道：「要飛你佩纜的纜字。」仲蔚笑道：「這個字沒得飛的。」文玉笑道：「難道古人詩文中沒用過麼？」韻蘭笑道：「你不要說，實在難呢。」聶士道：「也沒有見過。」佩纜道：「湘君姑娘能飛麼？」湘君道：「為什麼不能飛？離騷上以蕙纜。」韻蘭道：「搶替要罰呢。」湘君笑道：「我說了出來，他不能再飛這句子。」佩纜笑道：「有了，懷挾纜纜，在《國語》上的。」秀蘭笑道：「還有悲回風上的纜思心以為纜呢。」燕卿笑道：「你想了半日，仍舊自己喝。」介侯道：「四個字是韻蘭喝，怎麼他喝？」燕卿道：「韻蘭不是叫他替喝麼？」韻蘭道：「小杯就我來喝罷。」遂一飲而盡。佩纜下首便是仲蔚，就把令盆交下去，仲蔚便豁椰一擲，看時，乃是擲的屠沽門前走馬。仲蔚笑道：「你們看這個，不知可以免罰否？」佩纜道：「屠沽在門前的多，街頭走馬，也是常有的，可以免罰。看酒底，仍舊是飛觴，既無罰酒，也不必罰了。」仲蔚就交給文玉，文玉笑著把四個骰抓起來一擲，放在中間，給大家一看，酒底是燈謎，酒面是美人市上酣眠。素雯笑道：「一個美人眠到市上去，不要臉的東西。」燕卿笑道：「還是春睡軒裡睡睡罷，莫到市上去出醜了。」佩纜道：「罰兩杯。」於是斟好酒，文玉道：「燈謎怎樣做呢？」佩纜道：「席上除了你十多個人，若每人給他猜一個，也不免煩瑣，你只好做一個給眾人猜。眾人猜著，也不必說出來，可私自寫在一塊牌上，給令官看。猜得的不飲，猜不中的你就同他分飲。」月仙、碧霄、燕卿、韻蘭、伯琴皆道：「狠通。」小香道：「取筆來，寫在上頭，好不好？」韻蘭道：「牌的好，我那裡有一副牙牌，共百餘張。」便叫玉潤來，說：「你回去，在春影樓第二口櫥的上抽屜有一副牙牌，去取二十張來，快些。」玉潤答應著去了。這裡文玉就想起來，得了一個，說道：「有一齣鐵冠圖的戲，是岱州總兵周遇吉與李闖爭戰的故事，叫別母。就把這別母的戲打西廂曲文一句，是繫鈴格。」佩纜道：「怎麼叫繫鈴呢？」介侯道：「這一個字原本本來不圈的，要加一圈才好講。」於是大家想起來，玉潤已把牙牌取來了，是一寸寬，寸半長，大家分了一塊都寫在上頭，惟佩纜、蘭生猜不出，眾人笑道：「佩纜你不猜，我們要交卷了，看了不許再寫的。」佩纜笑道：「實在想不出，我也只當喝了，你們交令罷。」於是命小丫頭一張一張的遞上去。佩纜逐張的替文玉說，合席除蘭生、佩纜未寫外，珊寶同伯琴也不對，其餘通猜著的，是將欲從軍死。佩纜笑道：「繫了鈴更好。」於是四個人分飲兩杯，令交韻蘭。韻蘭笑著抓起一擲，看時，乃是美人閨中刺繡。大家說道：「好極了，你自己的令也幫助著你。」佩纜道：「我們通要賀一杯呢！既無酒面，酒底也不用了。」於是交令。蘭生笑道：「我來擲個什麼東西，也要同韻姊姊一樣才好呢。」等擲下一看，一齊笑起來說：「屠沽閨中走馬，這個屠沽到閨中來什麼事？怎麼能舒展呢？」佩纜笑道：「也是兩杯，酒底是唱曲。」蘭生道：「我今兒到這兒來，已是荒唐極了，怎麼好唱起曲來？就是好唱，我也不安。」知三道：「這個到不差，他期服未及百日，究竟也難怪他。」佩纜道：「我來吩咐你有好的開篇抄出來，你不拘請何人唱，我來替你一杯。」蘭生道：「開篇倒有一首，我仍舊請仲蔚哥哥唱罷。他去年唱的很好，如今也是《紅樓夢》。」仲蔚道：「不要我喝酒，就替你唱。」佩纜道：「唱得了，大家分飲你的酒，我替你飲。」仲蔚道：「這麼著我也有《紅樓夢》開篇一支，我來唱給你們聽。」遂命丫頭斟了半杯茶，喝了，便唱道：

颯颯椰■竹韻涼，苦顰脚抱病臥瀟湘。

想起我伶仃命比桃花薄，七歲的孤雛沒了娘。

老父可憐相繼死，弄得我飄伶無主寄他鄉。

說什麼怡紅公子多情種，我病到臨危也不來張一張。

悔從前枉把真心來托你，豈知是行雲流水太無良。

鸞枕擁，軟郎當，只落得一縷柔魂九曲腸。

漸覺年來珠淚竭，瘦腰肢憔悴菊花黃。

問何時再把花來葬，博得風雨瑤閨怨恨長。

今朝是病人膏肓無救藥，也不願還生重覓返魂香。

情鬱結，遇乖張，憐我憐卿只自傷。

我是永謝塵緣拼一死，留這個身軀乾淨去見爹娘。

眾人大家酸鼻起來，仲蔚又唱道：

姑娘想到傷心處，一陣昏迷手足僵。

急得紫鴉呼小姐，悠悠半刻始還陽。

阿嚇！紫鴉嚇，你是相從長久的知心婢，曉得我美玉無瑕好女郎。

一向來愛惜聲名只為爭口氣，到如今平生心事付茫茫。

我死後是桐棺須要回南去，傍著雙親我願已償。

唱到這裡，仲蔚也幾乎下淚。韻蘭是把手巾捂著眼歎氣，碧霄、月仙躲在春睡軒哭，秀蘭、黽士在那裡拭淚，仲蔚停了一停又唱道：

我愛的三尺瑤琴同書冊子，紫鵲嚇，你須替奴家好好的緊收藏。

你今朝見了我姑娘面，只好再世相逢做姐妹行。

眾人聽了，大家不忍，說道：「仲蔚不要唱了。」湘君道：「這個也同看小說似的，越傷心越不肯捨，一回兒嫌他悲苦，把這書丟掉，一回又去取來看了。」知三笑道：「同我們的考試，你們生兒子似的，當時苦惱，後來又要想了。」湘君把知三看了一眼，仲蔚道：「到底要唱不要唱？」介侯道：「還有多少？」蘭生道：「只剩七句子。」介侯道：「就唱完了罷。」仲蔚因又唱道：

花燭夜，入洞房，外邊是新歌一曲鳳求凰。

顰兒是一聲慘叫歸天府，玉碎香消赴大荒。

從此瀟湘春寂寂，空留鸚鵡喚姑娘，喚醒紅樓夢一場。

仲蔚唱完，眾人大家飲酒。秀蘭笑道：「我們這眼淚差不多也有這麼兩杯了。」韻蘭笑道：「實在是好開篇，仲蔚你給我明兒去錄出來，他們說你上年也唱過一支，你也抄給我。」燕卿笑道：「在我那裡，我明兒送來。」韻蘭點頭。介侯道：「現在須輪到我們一席來，再回到幼青為止。」佩纜道：「也好。」於是交給碧霄。碧霄擲了一把，眾人看時，是美人章台揮拳。知三、仲蔚笑道：「這便是前月初九的典，若題在這圖上倒是貼切。」伯琴、湘君等想著，大家笑起來，惟蘭生、文玉、素雯、秀蘭、燕卿、幼青不知道，問著佩纜，佩纜告訴了他們，又笑道：「這個美人失了本色，也須兩杯，幸虧是吟詩，就眼前的景致，不論律絕做一首。」碧霄笑著想了一想，吟道：

華燭高燒列綺筵，廣寒舊隊散花仙。

何當飛夢凌空去，重認離情第幾天。

風流華貴下筆凌空

知三道：「好好，碧霄的詩，終是化工不食人間煙火的。」湘君目視碧霄笑道：「你也太露相！」碧霄笑道：「從今不落言詮，如何？」湘君道：「本無言，何有詮？」眾人也不知他講的什麼，把酒來分了。令交伯琴，便擲了一把，看時，是乞兒方丈揮拳，令底是拇戰。素雯笑道：「這個乞兒大約索齋不遂，打架起來了。」佩纜道：「須罰杯半，你去拇戰罷。」伯琴便請素雯代打。佩纜道：「你可聽得搶替喝大碗麼？蘭生是又作別論的。」伯琴無可奈何，說道：「我同你打。」佩纜道：「杯半分為三拳，打龍頭龍尾，從下家打起，每人只打一拳，蟬聯而下，誰輸誰喝。喝了又重新從下家打起，仍打一拳，通沒輸贏，還是你自己喝。」伯琴只得遵令，卻三次全贏，於是交令，輪到月仙。月仙不能飲酒，請小香代了。擲的是醜婦門前賣俏，卻是正文，公賀一杯，令底是吟詩，月仙吟道：

綺席同歡聚，風流盡少年。

只愁花易謝，碧玉化瓊煙。

詩讖

吟畢交令，方輪到小香。忽小香父親著人來說有要事把小香喚去了，遂輪素雯擲，眾人一看，是美人方丈酣眠，酒底也是拇戰。大家笑道：「這個沒臉的美人，想起和尚來了。」知三道：「還不知道避人，倒在那裡酣眠，想必乾得辛苦了。」佩纜道：「不許多說，須罰三杯。素姑娘是拳王酒王，就承上文一作兩罷。」素雯便打起來，他心裡專要佩纜喝酒，所以到佩纜那裡格外用心。佩纜果然輸了五拳。看官須知道，佩纜雖能喝酒，並未同人家打過拳的，這回因作令官，不得推辭，但所出的手都是兩指，所以輸了。這時候已是十點鐘，蘭生急欲回去，立傳稀飯上來，喝了一碗。韻蘭等明知不便苦留，知三道：「你要回去還是說在仲蔚鋪裡罷，你同門衛說一聲，多等一回，我也就要回了。」蘭生答應著，便命松風去傳馬車上來，匆匆坐了便去。眾人仍復入席，一看不見了令官，韻蘭方欲差人去招，那佩纜已走了進來，眼圈兒紅紅的。知三方欲打趣，燕卿把小腳在桌下蹴了一蹴，遂不開口子。眾人也不復多言，於是輪著秀蘭，擲了公子章台參禪。伯琴笑道：「到是好公子呢，到章台還肯參禪。」佩纜道：「既要參禪，不應還到章台，一小杯要罰的。」介侯道：「情禪綺禪，不應該參麼？」佩纜道：「也說得是，我令官不好，這小杯我替他喝。」乃一飲而盡。輪到友梅，擲一個乞兒章台走馬。佩纜笑道：「走出鄭元和來了，這個人不自量力，唐突章台，須罰一杯。」看酒底是笑話，因道：「你說笑了，我們替飲罷。」友梅遂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某甲赴席，座中某乙說在某處請客，肴饌之美，人數之多。甲曰：『這個何足為奇？吾在某處赴席，獨是一只戲台，有七十里，戲子到台上去，須帶行李。』乙曰：『何故？』甲曰：『一去一來一百四十里，半路上不要住夜麼？』乙笑曰：『可見說謊，有這麼大戲台，你們喝酒的桌子有若干大？』甲曰：『一丈多寬。』乙曰：『杯子若干大？』曰：『同五斗甕，用勺子舀到嘴裡喝的。』乙曰：『碗碟若干大？』曰：『七石缸大。』乙笑曰：『筷子夾菜怎麼夾得到底呢？』曰：『筷子也七八尺長。』乙曰：『這麼長筷子，就是夾了菜，怎麼放得到口裡呢？』曰：『我夾子菜送到他口裡，他夾了菜，送到我口裡。』」眾人大笑，把酒喝了，輪及介侯。介侯抓了般笑道：「天王菩薩保佑，不要擲了難題日來。」就向盆裡一擲，眾人看時，令底是個飛觴，令面是老僧闍中賣俏。眾人就哈哈大笑起來。燕卿笑道：「這個和尚了不得，到人家姑娘那裡賣俏起來，真是要打耳刮子了，該死該死！」佩纜道：「該三大杯。」韻蘭道：「這三大杯飛著一個人喝有私心，不如勻作六起。第一起莊家飛，飛著那個人喝了，就是那個人接飛。如此蟬聯而下，方為公允。」佩纜道：「這個極好！但是這個飛的字要各人各點的，莊家的我來點，下家的莊家點，也是蟬聯而下，你們大家以為好不好？」碧霄道：「很是，你說罷。」佩纜道：「我說個介侯的介字，不許四書十三經上的。」介侯道：「這個何難？蘇東坡詩：『童稚已耿介。』」佩纜道：「若照現在行令，兩桌亂排的次序排來，應是黽士喝。」黽士道：「就是我喝，介侯說字來。」介侯道：「就是你這個黽字。」眾人道：「比剛才這個讓字更難。」黽士想了一回，說道：「我就喝了這杯罷，想不出來。」就一飲而盡，湘君笑道：「實在沒得呢，找不出呢。」月仙道：「我有一個，但怕罰酒。」佩纜道：「姑且從寬不罰，姑娘說不出來。」月仙道：「不過加上一個人旁，其實就是這字，文選文賦在有無而僂俛。」介侯道：「其實沒有第二個了。」知三道：「難道沒找處麼？蘇學士你是女中宿儒，這個黽字有沒有？」韻蘭道：「有是有一個，但亦須加水旁解釋，我前見春申君傳，秦逾閭陰之塞，而攻楚。」眾人聽了拍手稱贊，如今輪文玉飛觴，文玉笑道：「你們奸刁古怪，點的字我不能飛的。」佩纜道：「也說姑娘的名字如何？」黽士道：「好，就是文字。」文玉道：「翁森四時讀書樂，落花水面皆文章。」應該友梅，友梅喝了門面酒，笑道：「請文姑娘示。」文玉笑道：「就是你這友字罷。」友梅笑道：「就在你上頭罷。」文玉把臉一沉，道：「上頭不上頭，什麼話！」韻蘭笑道：「他不過說取巧話兒，就是說好鳥枝頭句呢。」友梅笑道：「到底我的蘇姑娘，同我解圍。」伯琴笑道：「又討便宜去了。」碧霄道：「幼青妹妹快些喝酒罷，大約也飛幼字了。」友梅道：「一些不差。」幼青便喝了酒，說：「疎長劍兮擁幼艾。」碧霄道：「好句子！」伯琴喝罷，交令了，於是燕卿擲。只聽牙般一響，大家看時，是公子章台走馬，燕卿心中竊喜。佩纜道：「這是原文，難得的，我們賀他一杯。」輪著知三了。湘君道：「我望你著一個丟臉的句兒。」知三笑道：「你看我也是擲一個公子章台走馬。」便把牙般吹一口氣，笑說道：「的靈的靈，菩薩觀音，擲個好色，愧煞湘君！」眾人笑著，只聽一聲擲下去。佩纜、湘君看了大笑道：「你敢說嘴，這回子要罰你十大杯了。」眾人聚來一看，酒底是笑話，酒面是美人廁屋賣俏，大家就笑起來說：「這還算美人麼，到破廁裡去賣起俏來，最少也該三杯。」佩纜笑道：「論理要十杯，這回子因也是我們分喝的，就三杯罷，快說笑話。」知三想了一想，笑

道：「不笑如何？」佩纒道：「不笑加倍重罰！」知三說道：「有一個丈人做壽，五個女婿帶著妻子去祝壽。岳丈同五個女婿坐了一席，並無外客，喝了幾杯，岳丈就要行起令來，說要不拘說一件東西，又要好，又要大，又要小，又要多，又要少。說得好，賀一杯，不好便罰。」毘士笑道：「這個我聽過的。」知三道：「你聽過的，下文怎麼說？」毘士笑道：「好像熟極，卻說不上來。」眾人道：「你說罷，我們不曾聽得。」知三笑道：「這麼著，我說下去了，那四個女兒聽他行令，都到席旁邊來看。那大女婿先說道：『我家的傘生得好，撐開來大，收攏來小，雨天用得少，晴天用得多。』岳丈道：『好，賀一杯。』第二個女婿想了長久，說道：『我家折扇生得好，揭開來大，折攏來小，熱天用得少，冷天用得多。』岳丈道：『兩個都好，再賀一杯！』第三個女婿想不出什麼，其妻在旁傳遞起來，指著窗上的竹簾，其夫悟過來了說道：『我家竹簾生得好，下了大，卷了小，夏天用得少，冬天用得多。』岳丈笑道：『還好！也賀一杯！』第四個女婿想不出了，其妻指著檯上擱的風簾，以示其夫，夫忽悟，因道：『我家船上風簾生得好，拽在檣上大，下攏來小，順風用得少，逆風用得多。』岳丈道：『也好！可賀一杯！五賢婿不知如何？』第五個女婿實在沒得說了，只管搔頭摸耳的想。其妻也想傳遞，指著腰間門前掛的荷包袋，意思要他說這個，其夫看房下指了幾指，也並不理會指的是荷包袋，便誤會差是指陰戶，於是也說道：『我家房下的陰戶生得好，蹲下去便大，站起來便小，別人用得少，自己用得多。』」合席皆大笑起來。佩纒、韻蘭、碧霄、月仙、秀蘭笑得用手巾擦著嘴，燕卿笑得指著知三罵促狹，湘君、珊寶笑得叫哎呀，幼青笑得叫他短命。笑了一回，大家喝了酒。湘君擲了，知三笑道：「我也望你擲個賣俏。」湘君笑道：「我給些本領你看，也要擲一個現成句兒。」於是豁啷一聲，擲下去，眾人看時，乃是美人閨中參禪。眾人笑道：「他好佛理，擲這個，真是切貼，比現成句更好呢，我們要賀一杯。」金姐斟上酒來，大家飲過，交給毘士擲，一時擲好，看時是屠沽市上酣眠。佩纒笑道：「這是屠沽的慣事，喝醉了隨處要去睡的，可以不罰。」知三笑道：「這個屠沽也不想想，既然要睡，何必喝醉，倘然吐起來……」佩纒聽了，連忙走過來握他的嘴，拉著髮辮笑道：「你總要把我編派，我饒了你姓葉。」說著，就把知三拽到桌子下，一雙手要去打他耳刮子。眾人大家笑起來。湘君、碧霄、燕卿三個人笑說道：「佩纒妹妹，我來幫你！」知三只得笑著，哀懇道：「好姑娘，好妹妹，饒了我罷，我下次總不敢了！」韻蘭道：「不要胡鬧了，青妹妹擲罷。」於是佩纒歸坐，知三也坐好了，笑著喘氣。幼青把牙般抓來一擲，送到佩纒門前，看時，乃是醜婦破廟揮拳，合席無不大笑，說這個醜婦沒人愛他，就發瘋了，到這個地方揮拳去。佩纒笑道：「也要三杯，令底是唱曲，你就唱罷。」毘士笑道：「你唱什麼呢？可有好的唱一支？」幼青笑道：「我新學得一只崑曲，我來唱你聽，就把洋琴來和罷。」仲蔚笑道：「更好。」幼青遂命愛奴取上洋琴來，先打一套四合如意，尖音細響，眾人坐著靜聽，酒都醒了，四合如意打完，幼青笑道：「只唱一支呢。」佩纒道：「唱就是了。」幼青喝了一口茶，唱道：粉牆花影自重重，簾捲殘花水殿風。抱琴彈向月明中，香裊金猊動，人在蓬萊第幾峰。

唱完，大家喝采，友梅笑道：「這支是懶畫眉。」介侯笑道：「朱弦聲杳，為何不唱呢？」韻蘭道：「這一支是琴桃上的。」月仙道：「一些不差。」知三向毘士笑道：「文必正知道麼？」伯琴笑道：「他不懂琴，你應挑我的。」碧霄、湘君笑道：「可惜他是姓金，若寒碧莊主人唱了，便切題了。」友梅笑道：「幼姑娘求你把朱弦這幾句也唱一唱，我來吹笛子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你能吹笛麼？」知三笑道：「他是周鳳林的徒弟，在丹桂戲園裡打了十年鼓板呢。」韻蘭笑著請文玉命人取了一枝鐵笛來，給友梅吹著，索性請幼青把粉牆花影再唱一遍，再接下去。幼青再唱前曲畢，又接唱道：

朱弦聲杳恨溶溶，長歎空隨幾陣風。仙郎何處入簾櫳，早是人驚恐，雲水聲寒一曲中。

友梅把笛來一吹，覺得歌板珠喉，抑揚宛轉，稠人廣坐中，使人之意也消。秀蘭歎道：「蘇民生曲這樣移情，真是生平觀止。」湘君道：「可惜而今大家重了京腔，甚至於梆子腔也跑在前頭，這些粗俗的人，貪看粗俗的戲，惡調淫聲，並無文理，令人作十日惡。」仲蔚道：「現今大雅班已是晨星寥寥，不知唱崑曲的還有幾人？」伯琴道：「自桂生前輩故後，這操持曲政的人更少了。就是現今在上海班裡的周姓邱姓，他的曲文影白，還是老成典型，不過稍為京班習氣所染，熟極而油，若二人合演，倒還有可觀。其餘班中的人老的老，死的死，真是廣陵散。」秀蘭歎道：「此曲只應天上有，人間能得幾回聞。末俗如斯，令人感慨。」佩纒笑道：「諸位翁諸位姑娘不要議論了，我來收令罷。」於是擲了一個公子閨中酣眠，幼青笑道：「這個還妥當，不用罰，你喝一杯收令杯罷。」知三笑道：「不好，公子在閨中酣眠，伴著娘子，不離一步，這個氣短的英雄，要罰三杯呢！」湘君笑道：「人家好好收令，你又胡鬧了！」碧霄笑道：「賤骨頭，不怕我們得罪？」毘士道：「令也收了，我們吃了飯散席罷。」伯琴道：「這倒不能，我同素雯還要打個通關呢！」碧霄道：「不用通關不通關了，你們量好，索性擺一百杯，任憑我們誰打誰論誰喝。」伯琴看看素雯道：「你肯不肯？」素雯道：「我們喝了，他們不來打，你怎樣？」伯琴道：「我們兩個人擺五十拳，打一杯，喝一杯，你們也是打一杯，喝一杯，好不好？」湘君冷笑道：「你不要仗著兩個人好量，素姊姊好拳，輕狂到這個分兒。我從來沒有打過拳的，也不能多喝酒，你既高興，我一人來打五十拳，大家作了保監著。我一拳來打勝你，贏了這一拳你們喝五十杯，輸了我一個人喝五十杯，如何？」眾人大家詫異起來，想湘君沒有這等酒膽的，惟碧霄、韻蘭知道他有些道理，伯琴笑道：「可算麼？」湘君笑道：「只怕你們不算。」知三要他們灌酒，極力慫恿，說伯琴那裡我來保。碧霄道：「我來保湘君姊姊。」伯琴就十分鼓舞，說：「我監拳，素雯打。」湘君道：「不拘何人打，酒要斟好了。」文玉笑著，命取了五只大五碗來，把小杯量下去，每碗九杯，作四十五杯，另外五杯，算五直杯罷。大家監著，湘君同素雯打。素雯知道湘君不能搥戰，自為操必勝之，權且又加意留心，豈知伸出去就輸了。原來素雯說了對字，出去三指，相君說個三字，一指不出。眾人拍掌說道：「現在金姑娘打倒了，快喝罷。」伯琴、素雯相顧失色，碧霄等逼著伯琴，無可如何，只得同素雯喝起來，幸虧酒量去得，推推諉諉大家喝完，湘君笑道：「可要再打，敢不敢？」素雯道：「難道再輸？再打五十拳！」湘君笑道：「不關姐姐事，我要同伯琴打，姊姊喝酒，是伯琴累及，我們不領情。」伯琴糊糊塗塗的笑道：「你也不要狂，索性再受罰你五十杯，也未必醉死呢。」碧霄笑道：「這麼著，快斟酒。」還是五大碗。原來這個碗滿了約半斤有餘，若非真酒量，一碗也喝不了。這裡金姐方欲斟酒，韻蘭丟了一個眼色，說道：「打了拳再斟。」湘君道：「也好。」伯琴看著，命素雯加意留心。第一次湘君伸一個指，喚了兩，素雯喚個對，也伸一個指。第二次湘君伸四個指，喚個八，素雯喚個對，也伸四個指，說道：「厲害。」第三次又伸四個指，喚對，湘君喚個九，伸了五個指。於是素雯又輸。佩纒大喜，一疊連聲要斟，叫他二人喝，豈知二人已經口是心非不肯喝，碧霄、佩纒、幼青就尋著保人知三，要他喝。知三道：「我但保初次，這次我不曾簽押，不好算。」幸虧韻蘭說了：「叫他喝了三杯，素雯、伯琴不好意思，每人也陪飲三杯。」介侯道：「現在好吃飯了。」毘士笑道：「再喝下去恐素雯也要吐了，伯琴自己也吐，非但沒人受，大家對吐起來，你一口，我一口的，倒好玩的。」說的佩纒滿心如意，這才吃了稀飯。洗臉漱口畢，大家散席，喝了一回茶，已是十二點半，各人招呼車子登車分路歸去。園裡的人也各散歸，文玉直等他們把席面及地方收檢清楚了，方才安歇。以上均是秋鶴未來以前的事，補述出來，以見綺香園並不冷靜。其碧霄、湘君、珊寶、秀蘭、幼青、玉田生、馬利根、燕卿、柔仙、凌霄、月仙進園，亦均熱鬧。若要一處一處詳寫，亦覺繁瑣，是以均從其略，而今直要接寫秋鶴到申的事了。先數日，湘君已同韻蘭說過，梅花樹底下有看守的人來了，及韻蘭問他，湘君又半笑半頑的打趣一回。韻蘭不甚留心，也不追問。原來湘君修隱青樓，心中已有把握，不過打坐起來，尚還迷迷糊糊，未能解脫，就是計算一切，也有驗有不驗，自知罪限未滿，再俟尋來，不肯過露色相。又知碧霄劍術已成，不過俟坎離交濟，便欲飛騰。他人皆不知道，惟湘君知之，故常勸碧霄斂跡。碧霄深服其言，又知韻蘭是他們的主兒，尚有幾年塵劫，屢思點化，恐泄天機，反致獲咎，便是園中諸姊姊，也都是同在一班，惟須聽其自然，不能過分熱心，致遭天譴。以故只得袖手，或有謂天上仙曹必不在平康尋體。豈知情慾之間，上天不禁，試觀萬物滋長，苟非有感，豈得發生，《易經》所說「天地氤氳」就是這個意思。況外邊一輩遊客，凡與有交情者，無非前生與他們有些瓜葛，苟非天意，人力豈能強為。

且說韓秋鶴到申住在巢雲棧中，把行李收拾妥當，因路上趕來，身體勞倦，故先到顧府祭奠。會見毘士之後，便匆匆歸寓，吃了夜飯睡了。秋鶴只因金翠梧未能踐約，徒惹牢騷。又知申江遍地章台，最易失足，故此次立志，誓不再覓交情。又在本地聞得上

海綺香園中，都是名姝，有曾經滄海客，回去說得天花亂墜。秋鶴也付之一笑，此非過於矯情，深恐再被束縛，不得擺脫的緣故。更值家寒累重，處境艱屯，那些風月場中，多重阿堵，必須揮金如土，方能隨遇而安。若一露寒儉色相，不笑你癡就嫌你陋，甚至錦衾昨夜，陌路今朝，睫毛毵毵，反眼若不相識。這等勢利小人之態，都在青樓之中。其間有一種姑娘，意氣慙慙，願以真心相待，無如為毚子鴇奴所監察，不能自主，倘有多情客人，而阮藉囊空，只得藕斷絲連，空成眷屬。惟有一等自己身體的人，可以不受鴇母節制，然往往債台萬丈，不得不多取於人，以償舊負。還有一等有錢的，身體既不屬他人，豔幟亦獨當一面，但已眼高心大，所交接的都是富商貴客，丁娘十索，如願取盈，幾個寒酸貧乞之流，從負真誠，豈在他的心上。就使有幾個多情多義的姑娘，凡於一種客人，均若司空見慣，也是一律要錢。以情終者，必先以利始。及到後來有情，那當初的揮霍，已夠你受累。你想郊寒島瘦的人，能否支持呢？秋鶴這等算計，也是閱歷已多，故不得不強為抑制。

到了次日午後，毚士同介侯、友梅來了，便要請他到綺香園吃夜飯，說韻蘭說是認得你的，可以前去見見。秋鶴笑道：「你們又來哄我了，我那裡有姓蘇的相識？我而今已是勘破情禪，不作花間馮婦了。」二人知不能勉強，便在十二樓請他，介侯同他談了半夜的別後事情同冶秋的遭際，毚士道：「他到保了知府了。」秋鶴歎道：「傀儡登場，沐猴習禮，冶秋恐也未必肯同群呢，你們將來再看罷。」席散之後，各自回去。到第三日上，士貞差蘭生來拜見一回，接著知三、伯琴、仲蔚也來了。邀他到顧府，玩了兩日，也與士貞相見了，就在家中請他喝酒，蘭生、伯琴等一班陪著。珩堅小姐要學天算，求父親轉告秋鶴。士貞就命蘭生向秋鶴說：「喜事過後，再行請教。秋兄如不嫌簡慢，喜事後就請住在舍間。家用等當為設法，月奉若干，不必慮及，橫豎舍親三月間必要到任。家眷總要來申，小女亦必隨任，可以就近賜教。」秋鶴只得答應，回寓後，又接到芝仙來信，其略云：

刻接京電，家嚴定於三月初南下赴任，囑弟迎娶後，即奉母攜眷到申，預備行轅，以便入署。兄亦不必來揚，多此往返。文案一席，已為定妥，幸勿再辭。良晤非遙，諸祈珍重。蕭雲舍親附候起居

如弟

陽若頓首

秋鶴接了這信，知子虛將到，又不教他到廣陵，也免得跋涉了。接著顧府大夫人終七，珩堅喜事夾在裡頭，弄得馬仰人翻。知三等一無暇晷，秋鶴倒反去幫忙。十六這一日，珩堅就要動身，送親的男人，士貞請知三、介侯、毚士、伯琴、友梅、仲蔚，女人許夫人請了毚士的夫人謝氏、順唐的夫人洪氏、喜珍、雪貞四位，士貞又送秋鶴四十金旅費，說有暇可以常來談談，總俟舍親到任後，再同妥議。秋鶴因士貞一片誠心，益覺十分感激。無禮貌隆重，倒反拘束起來。又因友梅、介侯幾個熟人都去，客中寂寞，非看書，即睡覺，有時也要到馬路上走走，如今再敘出一個人來，是綺香園的魔星，秋鶴的孽使。此是何人，暫且不表，請閱下回。